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卷十二

起同治癸亥七月訖甲子六月凡四十八首

覆李君梅

久疎箋候悚仄實深頃奉惠書至以爲慰軍事惟辛酉秋冬壬戌春夏機勢最順迭克沿江城隘自去秋以來將士多病奇險環生日居駭浪之中懸崖之下直至四月初間僞忠王自六安東竄巢縣和含次第收復二浦九洑旋亦攻克方幸去危卽安收召驚魂波恬浪靜不料苗逆復叛全淮震動壽州陷沒蒙宿亦岌岌可危而另股竄擾江西爲數亦近二十萬天下滔滔竟不知何日少得休息弟以非材忝竊高位權任過崇虛名鮮實

日夜兢兢恆虞顛蹶去冬以來業經三次具疏請簡大臣來南會辦未蒙俞允不敢望置身事外但求事權略輕少分謗責區區鄙忱想知我者能識其微也下游蘇松常太事機極順江陰果克卽北岸通靖團局亦不至更有他虞吳江破後蘇賊與杭嘉消息難通或者蘇城竟有可圖良爲至幸惟羣盜如毛此克彼竄終乏一了百了之法是可慮耳閣下祥琴已御前師門墓誌至今未能泚筆搆成尤深愧歉蓋文藝久蕪不敢率爾非僅以俗冗致遲也詰嗣已考蔭當差否楞仙常相見否系念無已

覆毛寄雲制軍

前聞蜺旌度嶺晉秩兼圻箋賀稍稍頃奉惠書牖示周詳佩歎
無似疏稿分肌璧理洞若觀火粵事須從軍務下手正與鄙意
不謀而合驪珠既得鱗爪自不勞而理拙見尤以水師爲要西
江發源雲貴匯流兩廣槃薄萬里論者謂江河以外第一巨川
卽東江北江亦復歧港百出浩瀚逶迤動與海汊交錯專恃陸
師斷難制勝今之長龍舳板其初式本出於廣東惟楚軍立法
較密紀律特嚴楊彭部下風氣素正多出廉恥之將遂爾遠勝
粵東水師之舊竊謂兩廣軍事高州之擾亂其偶而南韶與潯
梧肇羅之蠢動乃其常也陸兵其經而水師卽其緯也閣下旣
從軍務入手似宜併講水師用楊彭之紀律選湖南之將領挈

以俱南一洗彼中水軍官兵夥匪明護暗搶之陋習必可一振
聲威潛移默轉凱章持躬謹飭下有法不特戰守可靠亦足
少挽風氣如其病體全愈閣下儘可攜以赴粵弟當作書勸駕
粵中爲凱章熟游之地或亦欣然南征二年以來閣下所以惠
助敵處至多且大借此一才未足云報也惟金逸亭觀察實爲
敵處目下切求之人蓋希菴部下成蔣蕭毛四軍勢均力敵莫
能相下苗逆並非百戰悍寇因兩軍不和以致援壽無功欲求
聯絡希部化散爲整惟逸亭或勝斯任弟昨於未讀尊疏之先
業已函商希菴諄催逸亭東來如逸亭經過長沙尙望無奪之
南趨也楊彭三公派船八十號馳援臨淮義渠老營當可保全

延沅兩軍又爲疾疫所苦幸援賊雖到尙無戰事味根申夫迭
獲勝仗黃老虎有下竄之信江西腹地應無他虞

覆郭意城

寄帥鈔示入粵疏稿想大筆所爲分肌擘理入木三分凱章儘
可入粵逸亭必須來皖請閣下強爲我致之希帥四軍舍逸亭
觀察外別無可聯絡之人幸浼寄帥無并挈以度嶺也劉開生
學問淹博文筆亦雅特章疏箋牘不甚合式告以嶺南之行渠
頗憚於遠遊蓋其眷口寓於天津胞弟宦於山東親戚朋好多
僑居於上海安慶一經赴粵則各處消息難通故欲前而仍次
且耳筠仙親家於六月十五履任昨日到一詳文欲於各口岸

督銷淮鹽漸復引地之舊鄙意欲商賈不販輕本之川私粵私而販重本之淮鹽欲小民不食賤價之川私粵私而食貴價之淮鹽雖殺之而有所不行筠公前有一信欲於淮引地面重稅鄰私較爲易辦差有把握敬求閣下與南坡翁熟商兩策孰善一面飛函示復一面請南坡翁星夜東來敝處卽當咨商湖北再行具奏

覆李希菴中丞

接六月十九日惠書知已返旆旋里從此安心調養當可日有起色楊樸菴言其戚友蘇姓者道光初患癆病羣醫束手告退蘇姓乃移居山寺親屬概謝不見僅帶一雇工在旁目不開口

不言日用百物開載一水牌之上有所需則向牌上指點而令雇工取辦然不服藥餌不食腥葷每日所需之物亦極少矣後二年餘癆病已愈妻子入山迎之猶不肯歸五年始歸壽至七十有奇不知閣下可仿照行之否此閒軍事無論夷險難易不必系念此後亦不復以軍務相關白但求設法令逸亭來晚聯絡蕭毛成蔣諸軍俾貴部不至全改舊觀而已

致朱堯階

弟忝竊高位兼竊重名加以兄弟同時開府并握重兵攬鏡捫心實無德以堪此惟是夙夜惴惴不敢因虛譽之橫集而自忘其醜不敢因軍事之偶利而自詡其能以是冀免大戾卽以是

常保本來之面目以報微時之交知數年以來憂喜情懷錯出互見家庭骨肉之間叔父暨一姊兩弟先後淪逝疆場干戈之地雖沿江城邑次第克復而賊數仍不少減重以西人深入內地實逼處此逆猖熾於秦中有苗叛於淮上觀其氣象均非倉卒所能戡定卽髮逆老巢或能倖克亦將變爲流寇詎禍南服故可喜之端無幾而可憂慮者千緒環生不知所屆所幸賤軀猶適齒牙初脫兩目眇昏此外別無所苦筠仙新拜廣東巡撫之命屈指少年深交次第登用俱負時望獨兄與嘯山高臥不起黎牀欲破而蠟屐方忙致足慕也

覆郭筠仙中丞

運使實缺未蒙 簡放有人而 寄諭已特派候補道忠廉署
理不知忠君比已到秦否既有特派之員自未便劄派許次蘇
接署南坡翁有七月杪起行來皖之信奏保兩淮鹺使鄙人本
有此意特發之稍遲昨舍弟以專疏保之待 諭旨到日南老
亦將至此矣吏材極乏在皖年餘吏治毫無起色可愧之至奏
請於新進士中簽分十六員來皖尙無至者大忝吏治與軍務
相表裏皖省羣盜如毛人民相食或百里不見炊煙雖有龔黃
良吏從何施手頃江西幸已肅清而苗逆蠶食日廣臨淮危如
累卵袁帥淪逝李公不來江淮諸艱一埤遺我如何如何

覆左制軍

日來未審近履何如軍士疾疫大愈否相距過遠甘苦遂不相聞至以爲念審靈南渡後病瘡未痊其部卒病者亦較他軍獨多赴湘募勇則旋募旋逃終無足額之一日金陵賊勢實未甚衰舍弟與之相持竭蹶補苴救過不暇若果合圍恐尙有他虞也湖口賊退江西一律肅清江李席諸軍本應乘勝進剿而江軍病多夫少至今尙未拔動李軍拔至東流亦以病卒不敢獨進該逆遂以全股圍攻青陽朱雲崖臥病甚重七營營官病者四人其胞弟亦帶一營甫經病故該軍近日本不得力青陽若失則南陵涇縣甯郡均爲可慮苗逆攻蒙城不得乃悉力回攻懷遠蚌埠之師該處爲普承堯張得勝諸將素不可恃而義渠

倚重之弟咨調楊彭水師舢板八十號往援僅破苗部划船不能毀其陸路營卡臨淮恐難保全袁帥於六月二十四日淪逝希菴多病僧邸不來江淮諸艱遂畢萃於鄙人一身餉項以人多而愈絀將領以恬熙而愈孱中夜以思怛然憂愧江席李三軍前令其作爲潯饒徽池甯五郡游擊之師就目前論潯饒暫可安枕就大局論下游若果得手羣盜固將假道五郡奔命江西湖南爲逋逃之藪卽下游終不得手亦仍思就食江西克菴一軍還徽後尊指如何調派江李席段韓屈諸軍果應如何布置而後五郡不至糜爛江西終保萬全尙祈盡籌裁酌徽池兩郡處處與江西唇齒安危共之甯國郡南路三縣則切近江西

北路三縣則於江西無甚關繫江席之力不能遽謀廣德東壩
是否姑置甯郡北路亦祈卓裁詳示

覆毛寄雲制軍

凱章處弟曾寄一緘勸其度嶺南征不知日內開募成軍否台
從果於何時啟節至以爲系水師宿將應取材於下游誠爲至
論雪琴來此弟與之熟商既用彭楊部下之將須派統領一員
營官數員哨官數十員全仿淮揚水師太湖水師之例全軍規
模略具在粵中僅添勇丁船礮而已現已商派陽江鎮總兵任
星元爲統領卽日函商厚菴將營哨各官派定俟筠仙中丞過
此時卽令攜諸將以行也逸亭如果東來自當專案出奏惟近

日奏調之案往往屢疏交爭而卒無赴調之日故弟先函託希
帥諄請逸亭東下俟行期已決再行疏陳或亦少省箋牘之繁
黃老虎伏誅之說自是浪傳其受傷或尙可信近日全股圍攻
青陽四面文報不通如青陽不保則下游南陵涇縣宣城蕪湖
皆將大震皖南積骸成莽人類將盡而賊勢蔓延其間未有已
時不知上天何惡於皖造此古今未有之浩劫而鄙人薄植適
丁斯阨終夜以思但有悚畏而已

致陳作梅

前接惠書稍稽裁復聞少荃中丞勤劬堅卓夜以繼日其勞苦
五倍於敝處較之他省疆吏抑又有加人生之精力有限而斯

世之災變方長曷勸之少節勞勩畱此身以久膺艱鉅鄙人前
索滬餉四萬以司道久不詳復心疑不應膜視若此嚴劄催索
贖甫發而詳文已到餉亦俱至義渠危如累卵軍心渙散銀米
子藥全賴敝處壹力維持成蕭蔣毛四軍餉項鄂台積欠過鉅
亦不能不設法補苴索之上海卽以濟之臨淮六安挹彼注茲
乞醯與鄰在鄙人亦自有不得已之苦衷想閣下能亮之也黃
昌岐淮揚水師本應早赴臨淮以拯義渠之急因少全屢商稱
蘇松百湖千汊師船不敷分布故此不復以嚴檄催調昌岐亦
因丁泗濱王吉等船暫可不必訓回外江耳李泰國七船近日
果否到滬江陰克復蘇常均有可圖恐彼族攘臂其閒必欲掠

爲已功卽金陵合圍以後彼亦必駕肩而來喧賓奪主奪我將士之功尙不足惜所最惜者前則大掠貲財剝剝遺黎日後則百端要挾損我 國威耳七船到後并不令蔡國祥在船居住頃有覆總理衙門信稿鈔寄台覽其會勦金陵蘇常亦當續函阻之

覆沈中丞

接奉七月二十七日覆函敬悉一切日內伏審玉體康復勿藥占喜至以爲禱青陽被圍已卅一月申夫在北門外十里鋪紮營被賊撲陷士卒傷亡甚多喻吉三席硯香由茅坦繼進尙無確信而城中食盡已久萬難再支不特下游之南陵涇甯視青

陽之存亡以爲存亡卽徽池潯饒各屬實亦防不勝防青失則賊燄驟長卽使劉王段韓等仍如冬春之苦守苦戰亦在勝負不可知之數眷言大局憂愧曷已前調霆軍回援皖南斷不能赴青陽之急臨淮唐帥一軍自懷遠潰退後傷折頗眾軍械全失苗逆復往攻蒙城故臨淮老營得以儉安旦夕然餉絀兵單終慮難以圖存來示謂江席宜進攻石太與浙軍步步聯絡俾左帥得以次第肅清浙西良爲三省至計惟賊數太多官軍大支活兵太少其野戰十分可靠者尤少縱使青陽倖而解圍而下游無食可謀羣賊之回甯廣湖州者其偶然也內犯饒廣腹地者其本心也弟之約旨卑思不敢遽規廣德者蓋有鑑於去

夏之覆轍耳釐局各員台端固執謙退不置可否弟現派至江西辦釐者已至十五員之多日夕兢兢常恐用人不當不特貽害商民亦必有損吏治釐卡之爭端何一不與州縣相交涉不敢求一一稽查但求於聲名最劣者以片紙見示立即撤委則惠我多矣

再密啟者接奉初十日大咨以蔡道將九江關洋稅三分勻解一案咨商迅復查蔡關道於七月二十八日陪馮展雲學使坐輪船來安慶在何小宋處小住三日初一日馮蔡與彭雪琴同赴湖口蔡道在此面稟公事三件一言京米太少江西本屆須解漕米進京一言九江洋稅可以三分之二解江席一分解安

慶一言茶葉落地稅洋人紛紛不服且華商於落地稅之外別無釐稅洋商於落地稅之外又別有子口稅亦不公允宜將新章更改等語弟比答以京米洋稅二者須稟撫轅洋稅尙可函稟京米必須進省面稟至落地稅新章應改之處准由該道稟請酌改但須與前次貼出告示不相矛盾等語告之三十日渠來稟辭弟又囑其晉省稟見閣下是蔡道歸潯後卽行晉省之說敝署人人知之彭馮二公知之九江府縣知之不知南昌有所聞否又不知厥後何故中止三分勻解在渠以爲遵 旨辦理然旣未面稟又未奉批情理殊不妥叶渠之申報弟尙未批當卽批令以後儘解江席不解安慶其現已解到之萬五千金

敝處亦可徐解江席如昨日解米二千石之類亦可抵也此案
孫署司之初詳蔡道之申報第與閣下之奏咨四者皆有參差
不符之處 諭旨亦作調停之詞第若備咨奉復恐稍著斧鑿
痕迹故以密函布復恕不另咨又大咨中萬難戀棧一語似有
引退之志自台端蒞任江西劣員淘汰將盡仕途爲之一肅門
包供應省垣絕迹若旌從去位則繼之者恐難如此弊絕風清
卽主兵如段韓屈王等皆能竭誠效命客兵如劉王江席李等
亦感激無間言若另易他帥亦難必眾軍之用命弟忝附同舟
竊欲代 皇上一爲挽留代百姓一爲攀轅可否涵納眾流同
支危局伏候卓裁

覆嚴仙舫

自僞忠王竄擾江北迭攻石澗埠及廬桐舒六均以堅守倖完
該逆連不得逞折而下竄官軍乘勝攻克巢和二浦并攻九洑
洲江北一律肅清方意事機大順卽金陵老巢或亦可圖不料
苗逆復叛陷踞懷遠壽州全淮震動大江以南則黃李古賴諸
僞王由江右下竄圍我青陽援盡糧絕萬難保全而甯國涇縣
諸城勢必處處喫緊皖南被兵最久白骨如麻屠人互市或百
里不見炊煙而羣盜縱橫方興未艾不知皖人何辜遭此奇劫
賤子不幸膺此艱鉅譬操壞舟而行大海颶風之中日引月長
靡屈靡究先生將何以拯我也武贊臣新軍効力桑梓義不容

辭第不知新集之卒少有紀律不擾閭里否賤軀軀適舍弟金陵一軍尙屬安穩賤眷擬於今冬來皖一圖聚處附告以慰垂注

覆郭筠仙中丞

惠緘敬悉江西督銷局已派程尙齋泰州總局已派張富年湖北督銷局擬派杜文瀾大概規模略定旬日以内南坡翁到此議定收回湖北繁盛各口岸或加稅鄰私二者商妥卽行具奏此外大函分別各條均已形諸公牘見諸施行矣言樹勛卽令趁輪舟赴滬莊蒿菴有信與眉生當令眉生覆函招之西來劉伯山當隨郭世兄偕來此吳康二老未知能涉江遠遊否當函

告許次蘇一爲存問方今天下紛紛衣冠塗炭文物凌夷諸儒抱孔氏之禮器幾旁皇無所於歸亦吾輩所宜展省者也

覆郭憲城

青陽被圍已逾一月米糧久盡掘食野草菜根守將朱雲崖久病不省人事以爲萬難倖全幸江席李喻四軍力戰破賊壘數十座立解重圍臨淮及各路軍情詳於二十七日奏片之中想邀荃鑒淮南鹽務先辦江西一岸大致粗定筠仙親家有一緘條具鹽務近事鈔呈尊覽其詳細章程須俟奏定後用公牘咨湘也兩湖一岸須南坡翁到此再行商辦郴桂粵鹽侵入淮引地面者似應於東征局酌加釐金以重鄰私之稅收復淮引之

地已札飭縣丞梁葆頤稟商東征局前往察看尙求閣下體察情形主持一切既以稅鄰保淮爲題自應在於淮引界內議加不可於郴桂粵引界內議加梁葆頤者梁筆珊儷裳兩編修之胞姪於尊府丁酉甲辰皆有年誼其家昔年鼎盛卽敝聯中所謂八年九子四登科者也近則凋謝略盡無以謀生國藩惻然憫之又因該員軒爽明敏似一有用之才故於其到省之便特派此差俾得修謁哲匠之門或可因材陶鑄漸有成立則梁氏門戶實有賴焉安慶所存銅礮廢者三十七尊共重萬四千餘斤將畱爲火藥局銅輪之用不能解湘計鑄錢不滿三千串亦無甚裨益也

致左制軍

自富陽克後尊處如何進兵薊泉已逼會垣否馳系無已青陽
解圍若乘勝長驅從石太旌甯以攻廣德鮑軍由宣城以攻建
平本可直趨東壩亦可與貴軍漸漸合龍無如江席部卒多病
苦求休息彌月朱李則久困新挫皆難遽振入冬水涸看來今
歲又不能圖東壩也臨淮局勢已穩蒙城則萬難倖保苗逆之
技築壘必逾丈掘濠必瀦水攻人專斷糧道此外實無足畏只
因濱淮上下無一善戰之營遂養成該逆氣候而羣捻亦駸駸
附之未知何日了此一段耳尊處興辦鹽務聞商情極爲踴躍
弟頃亦改淮南新章先行試辦江西一岸湖北則被川私佔盡

驟難措手弟於鹺務初無所解閣下當有特見脫去曰科尙祈
惠示一二

覆沈中丞

接奉八月二十七日覆緘敬悉前疏計日將奉 溫旨上感
君恩下憐民望知仁人必有不忍決然者鄙人無狀亦竊附諸
紳耆之列一致攀轅之忱想鑒之也味根日內來皖城談及渠
與研香新構嫌隙難以合軍研香亦稟請回籍養病弟以諸軍
勢均力敵不相統屬恐一經輕進不肖回顧因與味根熟商請
其破石埭後卽行回駐石門洋塘一帶保江西之藩籬蓋蘇杭
賊勢窮蹙必難久踞舍皖南江西別無可竄之路一旦有事饒

州有江韓兩軍景鎮有段王兩軍庶幾有備無患研香去志頗
決弟慰留之如果肯留江皖則或駐建德或駐楓田街請卓裁
預籌見示以便會同飭遵弟於釐務力求整頓蓋實出於不得
已至於擾累商民大拂公論則弟亦不敢出此所慮卡員奉行
不善流弊日多來示欲派大員坐局聚精會神頃派范雲吉赴
江敬求隨事訓迪於卡員劣迹一有所聞卽告雲吉懲究是乃
台端所以惠愛商民亦所以匡助鄙人也漕改本色一案尊疏
中限以成例官無可賠准其實銷費無從出四語最爲破的之
論連日與黃南坡熟商天津采買商米毫無把握欲求大宗數
十萬石斷不可得必須由東南疆臣運解乃可不誤要需弟因

擬一疏稿將漕船屯丁等大政一併陳請更張擬於日內拜發此議若行則江西擬解漕折銀若干進京均可改爲米石閣下尙未覆奏可否於覆奏時卽照鄙議雷同出之

覆左制軍

來示度賊所必至甫到急擊不宜過於遲回正中此閒諸軍之弊卽如青陽解圍後乘勝銳進石太古賴諸逆實無固志乃江席以病卒太多苦求休息朱以病重求假歸李喻以孤軍人少不能獨當一路席又以與江齟齬引疾謝事坐是遷延至今未進石埭去青陽僅八十里玩寇彌月而六潁固安諸軍其情形略與此相類軍興日久諸將視賊如先世之夙債得償固佳欠

亦不惡催之不動責之不畏敵部觀之殆無可以平賊之理漚
軍較傲處銳氣稍勝然聞驕矜擾民頃以一書規諷未知能否
整頓貴部劉王兩軍其氣習遠過傲處不知蔣魏諸隊又復何
如江席李朱輩自以由旌德進剿廣德爲不易之理近觀其氣
象散漫行止遲疑恐緩急不能應手已與味根商定石太克復
後江軍回紮石門洋塘一帶以保江西藩籬席軍或駐建德或
駐楓田街商沈帥再定非弟之姑置廣德不願與浙師合龍
也深入而難期有功則不如退守饒景保全江西之爲愈也尊
處兵力本單規取杭會萬難再顧江皖然饒廣徽州處處關係
貴軍糧路劉王二軍仍望在此三府附近周旋所以惠江皖亦

卽所以保浙畧敝部所調度者可徵可饒決不山池宣壺意進
取也聞京倉需米至急弟頃議覆戶部崇厚籌備京米一招鈔
咨冰案如有不妥叶處祈指示浙江今年是否可辦米若干石
若照上海商捐之案則明春舉辦尙不爲遲若浙力不能則滬
當竭力圖之

與葛峯山

近日屢與寅階兄談及閣下筆力清健書法秀勁掇取科第實
屬意中之事特以外務牽擾不克專力舉業故不能操必勝之
權欲請於明年屏棄一切專治舉業閣下課文如無人閱改可
寄至安慶敝處代擇名師閱看至於作人之道以剛介爲自立

之基以敬恕爲養心之要遠法祖德近式鄉閭切勿稍自華薄但求少異於流俗而卽自盡也因閣下志正而心虛聊進箴言以備采納

覆左制軍

古隆賢投誠收復石埭太平旌德三城甯國縣之賊不擊自遁高淳建平賊亦投誠東壩則半降半勦奪此要隘廣德鄭賊所亦有獻城之說氣機頗爲順適惟羣兇皆未就戮遺散亦復無多終非了義現將各城分派守兵廣德及甯國縣皆應有重兵駐守惜力量不足廣德僅以洪容海擬之甯邑則竟無防兵尙不能與雄師合龍舍弟銳意圖合金陵之圍然聞城中米糧尙

足城氣尚固似須蘇杭全克各路雲集乃可徐圖耳蒙城又得解嚴殊非意料所及苗逆逼脅各圩因誅求太酷羣起叛苗李世忠亦發憤以勦苗爲己任僧邸亦統師南伐淮事或不至決裂淮南鹽務近亦稍稍整理先辦西岸次及楚岸淮鹺行楚竟不能不聽鄂人抽釐蓋如厚菴全軍希菴四部皆食楚餉而勦江賊皆取給於釐於鹽今奪回淮南之引地堵緝川粵之私鹽彼驟失百餘萬之釐起而力爭情也勢也故議行淮鹽而仍輸鄂釐加鄰私而不禁侵淮尙不知果有裨益否景鎮河口之釐日旺由公委任得人之故自無疑義顧二處之旺謂他處之衰爲有所侵佔弟卻無此疑團卽閣下自恐有侵佔弟亦了不記

書林卷十二
憶幼丹接印復位廣東高州之賊聞已殲滅東南其果有多乎
與王子蕃

國藩從軍十載艱難危困之時固多而歡適順利之事亦所時
有大約吉凶閒見憂樂雜奏自前歲克復安慶池甯蕪湖東西
梁山均爲我有滿擬長履坦途無復危機不意去秋疾疫繁興
死亡萬計而羣賊援救金陵凶悍異常其危險乃爲昔年所未
見今夏秋之閒乃始重履清夷波恬浪靜頃金陵將次合圍羣
醜投誠連收七縣又處極順之時不知更有他變否賤眷自京
回籍已逾十年本月接至皖署諸關廬注順告一二

覆楊厚菴

閣下天性篤摯視功名如脫屣深堪佩服惟內外江水師各營
哨全交雪帥統轄恐諸將敬畏之心不如閣下在營之時據各
降賊供稱金陵實有可克之望務懇台旆再畱數月約束諸將
兢兢業業竟此一簣之功如果洪酋授首不特閣下夙懷功成
身退之志卽國藩亦斷不久於戀棧爲大雅君子所笑也目下
實難出奏伏乞曲亮

覆吳竹如侍郎

承示江西沈中丞相處之事規箴懇摯初感實深弟與幼丹中
丞本無嫌隙惟漕折洋稅之事曾經入奏略有參差弟於十一
年元年奏撥江西漕折每月五萬係毓中丞經手之事二年又

奏撥每月四萬奉

旨俞允厥後沈帥奏請以此項漕折全歸

江西未經函商敝處未免稍存意見弟恐由此生隙因致函婉
商請其酌分一二萬與敝處又咨商一次幼丹皆未允許弟亦
卽不再索不覆奏矣至九江關之洋稅弟於六月奏請月撥三
萬兩奉 旨俞允幼丹旋奏請以此項先儘江忠義席寶田兩
軍奉 旨江席與敝處酌撥分解八月間九江道蔡芥舟以三
萬解江席以一萬五千解敝處幼丹咎蔡道不應擅專嚴批斥
責蔡道一面咨詢敝處一面告病開缺弟恐覆咨著語稍勁或
致決裂因不以公牘覆之而手作密緘覆之一面明弟與蔡道
並無私託一面諄致挽留之忱九月間又致函謂之幼丹接弟

兩次畱商適奉准假四月之 溫旨遂不俟假滿於十月初三日銷假視事國藩德薄能鮮兄弟皆忝竊高位謬司兵柄自問無一善一長堪稱斯任故兢兢業業不敢稍涉於亢茲將去年十月致幼丹商撥漕折一函及本年八月慰畱沈帥密函鈔呈台覽非欲汲汲剖辯特使故人知我辭氣之間不敢忘遜慎之風耳其他與沈帥來往函牘暨與各省交際文書大率與此相類是否有當尙祈常賜箴言匡我不逮至禱

與程尙齋

凡辦一事必有許多艱難波折如鹽務緝私尙未動手而建昌已有毆斃委員之案將來棘手之處恐尙不少吾輩總以誠心

求之虛心處之心誠則志專而氣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終有順理成章之一日心虛則不動客氣不挾私見終可爲人共亮閣下秉質平和自可虛心徐入委蛇以求其有當更望於誠心二字加之磨鍊則無窒不通矣辦鹽究竟易於辦釐然釐務亦不外虛心誠心二法國藩自問頗有愛民之心而江西釐務近於虐民之行則卡員虛心誠心二者皆虧耳所以欲閣下常常寫信蓋蘆系實深也

覆左制軍

自蘇州克復後無錫亦於初二日收復自苗逆就戮後潁上正陽下蔡壽州以次歸誠事機可謂極順惟苗黨巨酋如張士端

李萬隆李萬春苗景開等均未誅戮後患仍不可測而南岸如忠侍輔堵諸僞王其黨尙眾其力未竭江西之北境有兵無將味根長逝無人堪統其眾段起亦因病請假硯香才識較優而其部下無得力將領若賊復從皖南竄江景饒兩防俱難深恃聞少荃分兵進剿嘉興想杭州餘杭之賊亦難久抗杭城一下尊處當可分兵回顧婺樂景饒一帶但恐忠侍輔堵之竄逸不待杭城既破之後耳金陵洪逆死守弗去其志甚堅今冬忠侍再往救援一次如果猛撲而官兵不動則忠侍必倣石達開之例改圖西竄而洪逆之堅守一年二年均不可知鄙意妄度如此其幸而不出於此則國家之福也朱唐勇丁缺額此間亦有

所聞欲求一破除情面之人前往點名殊不可得近日各營弊端甚多不僅缺額一事鄂中積習有更甚於此間者若軍務不速完竣正不知遷流之何極耳

覆李少荃中丞

前接賜書旋得克復蘇州無錫各捷報頃又讀籌畫大略一片仰見高掌遠蹠氣吞醜虜而智邁羣倫佩慰何浹戈登之事僅見於 寄諭中不得其詳比已稍就馴擾否自苗逆授首蒙城解圍淮甸大致肅清惟苗黨巨酋如張士端朱萬隆李萬春苗景開等均未就戮而邸帥部將宋慶等氣燄殊甚殺李世忠部下提鎮朱元興等數人反以李部攘功爭鬪入奏蔣毛進攻正

陽宋慶亦以爭功罪之而富副帥與義渠結怨甚深邱帥亦爲所動必須將此數段者調停解釋而後將苗黨捻酋擇尤誅殛淮上庶有奠安之日南岸自進圍紫金山後金陵接濟已斷李秀成入城苦勸洪逆棄城同逃洪逆不從大約猛撲數次之後忠逆則竄流江楚洪逆則死守勿去未知何年始得永畢永訖也皖南之毗連江西者業派兵分守八城江西北境如石門洋塘景德鎮守兵亦頗不少惟江味根於十一月初四日淪逝劉克菴丁憂回籍段起因病請假韓進春尙戍贛南饒景重地乏一可恃之統將萬一忠侍輔堵諸酋分途上犯殊爲可慮希菴亦於十月二十八日仙逝忠盡廉潔家無長物實堪痛惋昌岐

已報二十六日起程赴淮而淮事適已先了始則旣疲於東又驚於西後則外亦不侮牆亦不闢容容者多厚福昌岐其有之乎浙中錢君廷薰來此攜去一函曾賀 宮銜黃馬褂之喜不知何日可到

致張鍊渠

接希菴中丞遺書痛悉於十月二十八日子時仙逝十年苦戰家無長物忠盡廉介當世罕有其匹而報 國滅賊之忱養親承歡之願讀書希古之懷均有大志而不克償九原有知不無遺恨國藩之悲亦敬其清節而憫其遠志非徒痛其兄弟之有大功而不壽也各處賻儀湊成若干爲希菴後事及渠兄弟五

家自贈之用無令過於寒窘使人謂廉吏果不可爲希帥所存
書籍等物由閣下經手者自須專人送至湘鄉或請台旌來省
一行屆時逸亭亦必到矣

覆范雲吉

接誦惠書藉悉貴體違和念甚所商諸事均係最要之務逐條
詳覆如左

第一條坐釐門釐做處批牘未嘗不苦心分明而各局卡總未
辦理如法以致因門釐而釀成事端者層見迭出國藩於星子
縣稟請免抽之案當卽批准停辦並飭總局於凡似星子之縣
查明停抽旋又批催一次至今未據開單詳覆頃於淩委員稟

吉安坐釐案已批令自行出示停止原批鈔寄一閱其省局十
屬應停之處卽請閣下會小山方伯銜出示停止其略云照得
某縣某卡生意冷淡商民清苦應將坐釐門釐停止抽收除詳
明撫憲外爲此示仰卽一體遵照云云寥寥數語不說體恤市
恩的話不說普律停止之話雖係寬政卻宜出之大方不著聲
色先就眾所共知之苦卡停起其可停可辦疑似之處請朱子
卿往勘一次或半月而停一卡或一案而停兩處不過半年均
可辦畢其應行抽辦之處仍須將坐釐認真將門釐放鬆至曾
經打卡鬧案之處或不停或緩停請再查酌稟商如此逐漸分
案辦理卽不必開單詳覆矣

第二條來書以事涉更改或係疑難請批總局核復嗣後於卡局徑稟此等事件概交總局核復惟饒州到安慶不過三四日每專差候批如事非疑難必交總局核復未免往返羈延應一面批定一面迅行省局如係條陳局務亦必交總局核復以一事權

第三條江西釐金兩起兩驗十分外在撫瑞袁臨有江軍之分在湖口有彭雪帥之三分皆係三年前之舊章此外各卡驗票放行不准再取絲毫來書謂各卡任意加抽如果屬實亟須嚴禁參辦惟鹽釐一項前有客商由省城買鹽赴饒卡員見原執護照月日相距太久盤詰船戶呈出行戶一信內載代買他

人謹驗照另去錢若干字樣卡員令其起票完釐尙齋言之鑿
鑿者恐未知買票之緣由耶凡完滿兩起兩驗之票行店隨貨
賣與客商沿途騙釐此等弊端最難防範咸豐十年經總局兩
次議詳終無善策本年六月據吳城分局稟定章程凡行商到
岸起貨售買者將原執護驗照蓋戳注銷其貨不全起者將原
執照內所起貨數批明蓋戳其起存行棧未賣之貨發給小票
俟售出時抽收坐買繳銷小票行之數月尙無窒礙現當力崇
寬大之際吳城之章斷不可施之通省卽有貨是客非賣票騙
釐之弊祇好置之不問尊處旣聞饒州尤甚應請閣下與小山
尙齋諸君切實查究如有於兩起兩驗之外勒人起票者嚴行

參辦此等大信斷不可失做處亦當通飭各卡局遵照

第四條梅林渡地方上年陳鎮金鼇會同知府何守設卡抽釐以爲造船鑄礮修建東西兩卡城上營房製造軍火器械之用自咸豐十一年十月設卡起至同治元年閏八月止辦理將及一載商民尙無違言曾據造冊報銷在案做營製造火藥江西湖南辦解硝斤不敷甚鉅吉安產硝甚多欲派員採買無款可籌前據糧台疊次請撥釐金製辦軍火未經批准因釐金專充皖台月餉不欲撥動故飭吉安分局會同吉安府查照陳鎮向章復設梅林渡卡抽釐專備買硝之用嗣經凌守派員設卡按貨抽收三分僅五日卽據商民呈出陳鎮舊票按上下卡釐票

每釐錢一千抽三百文旋即更正仍照陳鎮向章辦理按上下卡一千之數只抽三百是不滿一分矣此事現歸黃印山辦理且待稟稟復再商

第五條多添分卡是釐務最惡弊政本年添設分卡惟撫建閩鹽稅局爲最多七月間據鄧永稟稱水運加抽必先嚴截旱路不令無稅之鹽入境致使貴賤懸殊茲據廣昌鹽販張鑑臣等聯名具稟情願每鹽百斤完稅錢八百文已經批准一面刊刻告示曉諭其旱路要隘除椒溪藻坪大港業已設卡外尚有刊都沙洲墟繞石岡等處分別設卡等情當經批飭該員既經批准出示曉諭准照所擬試辦八月鄧丞又稟新城橋樟村荅村

杉關等處皆與閩地毗連擬卽添設旱卡未經批准十月鄧丞
又稟稱黃家隘爲宜崇鹽販繞越之所已於河橋添設分卡當
批如稟試辦又據申稱暫委知縣劉廷選經理樟村正卡熊村
德勝關爲分卡請委員接辦等語又批旣委劉廷選經理俟試
辦兩月再行具稟請示疊據該丞公牘均係設卡在先具報在
後其因私鹽添卡而未經批駁是鄙人之疏忽其因添卡緝鹽
而并抽貨釐則鄧丞之大謬也此外批准添設分卡者又有二
處一爲趙少魁稟添荷蕘橋卡一爲饒州分局詳報鄱陽北門
外旱卡來書謂多一卡多一查驗往往等候刁難或正遇順風
而一泊數日自係指添水路分卡而言此閒無准添設水路分

卡之案本年四月據從九潘文琳請添袁郡城外水卡曾經批駁十一月初六日接閣下會同小山方伯呈報始知袁郡北門外設立水卡亦不出自敝處之意所有已添之旱卡應先從撫建裁起請函告劉彤皆就便查明將鄧丞新添之卡次第裁去此外如有新添水卡請查明開單見示以便飭裁

第六條江西罰款向章罰加十倍以四成充賞六成充公自咸豐十年改設局釐局批定章程減作三倍以兩倍充公一倍充賞辦理三年盡歸局卡中飽報解寥寥今年整頓釐務報解稍多而此間屢次批飭卡員之優劣不關罰款之多少來書謂今年新章以罰款之多寡定稽查之疏密應如何收回前命等語

頗爲詫異此開不特無此通飭之札並無此批不知閣下據何牘以立言希鈔寄一閱本年五月小山方伯養素廉訪會銜呈報賞罰章程以巡丁舞弊或得賄賣放或串同短報是以責成下卡稽查分別記功記過亦無計較罰款之文閣下所摺或卽此耶釐務若全不稽查巡丁操可多可少之權有大票小票之別致商賈巧者完釐少而跌價搶售拙者完釐多而折本生怨流弊極多故此開通飭之札以卡員親督查驗爲首務若謂以罰款定功過則敝處實無此意

第七條鄰鹽加稅一節來函所陳語語切當湖南衡州亦係淮南引地歷食粵私已數百年昨因整頓引地亦札飭加抽粵釐

八文敝鄉有函來請示國藩覆函言但抽船私不苛求肩挑之私吉安分局凌守不敢往良口抽粵鹽稅稟請改委此閒亦將覆衡州信函之法批示之矣將來贛關仍循多年舊章抽收八百至良口加抽四百則但抽船載之私不抽肩挑之私至撫建抽收閩私前據鄧丞稟稱據廣昌鹽販聯名稟請抽收陸路鹽稅使成本與水運相均不至賤售始願具結照章完稅等語則陸路減稅水販或有怨咨當時以其言近理故爾批准今既將新卡裁撤則陸路肩挑之私過卡者完釐繞越者縱之亦網解三面之意水路則仍照刊定新章加抽八文

第八條新城毆斃卡紳一案彤皆前往應可查勘明確不激不

隨來書謂鄧丞過猛評論最確但添鹽卡而兼收貨釐則不僅
猛字之咎王令柏理雖可勝分局之任而目下多事之秋暫令
彤皆管分局王令管許灣相去不遠兩人熟商會議或較妥善
彤皆襄辦省局俟明年夏閒再議建昌各新鹽卡有應裁者卽
由閣下與小山兄會銜出示裁之倣照停抽門釐告示之例以
短爲妙措詞欲不損威重斷不可得稍損亦自無妨殺一二要
犯以論抵而懲惡裁二三新卡以除苛而安民並行不悖可也
第九條來示辦軍裝器械必須瑣瑣屑屑親身經理與工匠委
蛇漸摩方能擢節誠爲破的之論旣派親信友人經理又承閣
下隨事稽核以後必臻妥善姚丞鑲辦理多年前賬冒銷太多

批駁台詳時鄙人再三細核卽如火繩一項此後現辦每根九文半拙批不以九文半爲例而以前年初克城時之十二文爲例此外各項可以類推閣下與小山兄悉心推敲卽知此閒之持論平恕不有苛刻矣將來此項賠款如何結案亦期便中熟商見示

覆僧親王

曾國藩頓首上書僧親王鈞座接奉尊函並鈔陳國瑞李世忠稟件敬謹領悉淮上積年糜爛秋冬閒危險之局尤爲岌岌難支仰荷雄師南下星馳靈輿迅解蒙城之圍遂梟苗逆之首各城圩懷德畏威相率返正浹旬之閒長淮一律肅清偉烈殊勳

卓越今古復以籌畫善後仍駐節麾周爰諮諏大含細入下風
引領感佩莫名十一月十八日密寄諭旨並鈔吳淞帥原摺
敝處亦經奉到李世忠之心迹向不深知惟聞髮逆屢次勾引
苗逆亦屢次勾引該提督均不爲其所惑國藩自去冬兼統該
軍前後接其函牘頗知感激聖恩似尙無不軌之心惟其部
下素無紀律專利擾民今秋在懷壽一帶焚掠甚慘民怨沸騰
不能不大加懲究國藩愚見但可究其騷擾之罪不必疑其別
有叛亂之心但可歸咎於李世忠一人不必興師以剿其部眾
國藩自接奉密旨審度再三本思作函招李世忠前來安慶
面諭一切旋接唐中丞來函李世忠現奉鈞諭令其詣營謁見

如果卽赴尊營則措置操縱台端自有權衡萬一該提督懾於威嚴不敢晉謁鈴閣國藩當謹遵諭旨給予一函調至敝營諭令遣散部眾交還城池退出釐卡停給餉鹽將該提督放還田里保全末路其部下之必難盡遣者由國藩另行派員管帶發給官餉如該提督一一聽命自可不動聲色銷患無形如其函招而不至或既至而不從令國藩當細察情形一面密奏朝廷一面密告尊處另商妥善辦法至諭旨令挑選豫勝營之部眾分隸楚軍各營該部縱恣已慣難受約束與其日後另生枝節似不如趁早悉數遣散是否有當伏候鈞誨至陳國瑞與李世忠互相稟訐彼此各執一詞尊處初次具奏時尙未接

到李世忠之稟頃唐中丞來函朱元興杜宜魁被戕之案擬殺
苗景開以議抵國藩愚見鎖押蔣立功殺斃朱杜自足以平朱
慶之怒苗景開抵償亦足以服李世忠之心此案由唐中丞悉
心查明閣下就近判斷必可處置妥善兩造咸服國藩相距稍
遠卽不派員往查矣康錦文與蔣凝學爭論一節頃據稟咨達
冰案原康錦文自壽州而往在正陽之東毛有銘自六安而往
在正陽之西南蔣凝學自潁上而往在正陽之西北三者各不
相謀當彼此互擊之時不特康錦文官兵在關城之內蔣凝學
不得而知卽毛有銘湘軍在關城之旁蔣凝學亦不得而知也
旋經毛有銘飛騎馳告彼此各自收隊頃接唐中丞來咨有親

赴正陽細加訪察實因雨下未及知會並非有心尋衅等語似
可免其查辦統候尊裁

致惲次山中丞

南坡兄頃來安慶具一稟牘備言昔官江蘇並無劣聲弟厯詢
元長吳武陽上江等縣士紳俱言南叟當日官此數處無可訾
議惟 寄諭並未飭令覆奏若遽附片剖辯反多一重斧鑿痕
迹祇好批荅以慰其意得閒再爲疏陳一二大氏任事之人斷
不能有譽而無毀有恩而無怨自修者但求大閑不踰不可因
譏議而餒沈毅之氣衡人者但求一長可取不可因微瑕而棄
有用之材苟於嶢嶢者過事苛求則庸庸者反得倖全鄙見如

此不知台端以爲何如人數太多穀米太少是此閒極可慮之事敬求大力多方疏通而維持之並以爲懇

覆劉霞仙中丞

同治甲子

去年今日曾貢一緘嗣於五月初一日接到驛遞惠緘九月五日張鏡堂編修過皖乃得覆書蘇氏兄弟相憶詩云三年磨我費百書吾二人當易之云百年磨我費三書耳相去太遠近狀都無所聞但聞開府秦中使節未行而前敵諸軍敗挫漢中淪陷旌纛暫駐巴州待新軍四集由甯羌節節進剿口耳遙傳粗得梗槩而已此閒癸歲軍事無甚可喜可怖之端僞忠王春間突犯江北自浦口以至六安圍攻七城意欲直竄武漢幸處處

堅守得完賊又折而東退乘勝收復各城遂克九洑洲一隘秋
間因江西肅清青陽解圍剿撫兼施又乘勝收復七城及東壩
一隘而李少荃屢奏大捷以十月二十五六日克復蘇州僧邸
亦以是日擒斬苗沛霖雖鄙人未與其事而倣處局勢爲之一
紓兵力亦稍裕矣比來少荃一軍東攻浙之嘉興西攻常州季
高一軍力攻餘杭省垣亦已合圍沅浦舍弟一軍圍金陵十分
之八尙餘神策太平兩門實因城大兵少難遽合圍洪首逆誓
以死守恐非倉卒可下忠侍輔堵諸酋則決計由皖南上犯江
西雖分派重兵扼守邀擊而能否不變成流賊則存乎 聖朝
之福祚也米價奇貴殆甚於去歲春初已飭江達川方伯賈三

萬金入蜀買米不知可得若干下游但求有貨不敢論價甯羌
漢中一帶糧運艱難百倍皖吳昔之諸葛木牛流馬名爲智巧
實不濟事今之諸葛將何法以善之自九洑洲克復江路通暢
始能興辦淮鹽略如來書之指茲將江楚兩岸刊刻章程寄達
尊覽鄙人於巇政素無所解盍聚歛眾議爲之未知果否有裨
范雲吉果爲佳士派爲江西綜理釐務甫經一月遽於臘月十
三日淪逝人琴之感可勝歎喟寶蘭泉應 召入都聞將由江
涉海取道皖中不知何以久未見過大旆由蜀入秦幕中當不
乏名賢陳蓺叔黃子壽果從行否諸將可恃者幾人便中祈一
示及敝處勝友無多而將材尤爲寡乏統轄至十餘萬人求其

智勇足當一面者邈不可得希菴長逝正氣日孤其舊部亦乏廉恥之將思之慨然賤眷以十月初抵皖大小平安足慰塵注

覆劉印渠制軍

自蘇垣克復苗逆伏誅讖者輒謂金陵指日可以蕝事實則洪逆老奸巨猾牢固不搖僞城米糧少者久已食粥多者尙足支年餘鄙人之愚深慮洪逆堅持不下而忠侍輔堵諸酋冒死上竄江皖又成不了之局比聞少荃常州圍師屢獲大捷不日可期克復而嘉興逆首窮蹙有願獻杭嘉湖五城之說左帥攻杭之師亦疊次克壘殲渠如彼四府並下金陵亦必無久抗之理只望江皖各軍力扼回竄之賊當不致別生波折兩廣及畿輔

各員來示所開亦已瓊寶溢目不宜更有乏材之嘆豫省責成
河北鎮道直省責成大名鎮道東省責成曹濟鎮道自是直截
了當惟此大人之中是否勝此重任是否各有素練之兵久戰
之將如託之非人則緩急仍不可恃練兵大疏較之薛公原奏
實爲識高而當於事理惟將領實不易得餉需亦無把握尊疏
奏撥之十一省必難如期如數直隸雖無大河要津然如衛河
直沽及陸路繁盛市鎮是否可抽辦釐金大抵軍政吏治非財
用充足竟無下手之處自王介甫以言利爲正人所詬病後之
君子例避理財之名以不言有無不言多寡爲高實則補救時
艱斷非貧窮坐困所能爲力葉水心嘗謂仁人君子不應置理

財於不講良爲通論國藩素無理財之能故撫有三省不克游刃有餘閣下精細和厚卽理財一節想亦能批卻導歟本末兼該第處多懼之地值多口之際未審因興利而更增譏議否耳至於講求吏治卽可裕餉息兵雖屬正論究不切於事理只可姑存其說以備參核味根淪逝深堪惋悼現調江蓋臣接統其眾而以鄧陳二君綜理營務達川調任蜀藩景況稍裕責任亦鉅得伯昭朝夕贊助應可攸往咸宜諸關廛注順布一二

致沈中丞

頃奉大咨調韓軍至玉山調精捷營精毅營至婺源布置極中要害婺源城小易守畱千餘人登陴可出八千人爲游擊之師

糧運亦較石門爲便弟亦調毛道有銘赴休甯與王道老湘營同爲活兵與蔡師互相聯絡雖尊重中路而援應東西兩路均不甚遠左帥意在速克廣德自是勝算柰敵處將材糧運二者均不逮此且卽能堅守廣德一城而四鄉仍可竄越窮寇衝犯無孔不入只好多守城池多設游兵而已雲吉一病不起實堪悼惜仁厚正大而有剛氣意可漸任艱鉅費志長逝百不一試令人短氣台局二務只得請小山方伯兼顧撫饒分局兩王聲望較勝前任二員或可相安無事贛道已委少彭卽當札飭兼管釐局亦必悉臻安愜也總理衙門信弟處亦經接到同此一稿臘月杪已專函覆之總理衙門於關係外省籌餉事件每與

各國公使反復爭論不令利權全歸洋商鄙意洋商較華商更爲喫虧渠固不從亦當使華商本利與洋人相等庶免紛紛轉買單照冒充洋夥不審台端以謂然否

覆郭意城

僞忠王到建康已逾兩月尙未出城搦戰僅有零股至溧水撲城二次少荃攻圍常州忠酋往援幾破官軍營壘幸以力戰得完大約杭嘉常三府春閒可期收復惟金陵湖州難遽得手耳江皖之交業經堅守七城又備三支游擊之師未知果有裨否江席二軍改駐婺源江忠朝未到之先派劉陳爲營務處研香在青陽與昧根雖大決裂厥後病篤契好如初近兩軍亦無差

池或可和衷共濟淮鹽行楚本無應納楚釐之理鄙人恐鄂中
袒川而拒淮故以九文半予之淮鹽行湘向皆由湖督主政江
督並不過問故鹽行鹽局匣費皆聽鄂省專利湘省並不過問
此次刊章於湘省另立門戶不由湖督衙門督銷已屬破除常
例偏重湖湘鄂中頗不謂然現雖未用公牘駁商已寄手摺來
商欲減敞處之川釐欲分湘省之七文原摺鈔呈台覽東征局
仍派玉階觀察辦理米事務期竭力構辦善後局斷不刁難也
覆李少荃中丞

接正月惠書知已派戈登郭松林西剿宜溧旋聞宜興於正月
二十四日克復溧陽於二月二日克復威陵所指無堅不摧而

駕馭洋將擒縱在手有鞭撻龍蛇視若嬰兒之風尤以爲佩金陵業已合圍僅剩後湖一段外援全斷城賊縱冒死衝出爲數當不能多宜溧旣爲我有丹句之賊亦難久踞舍弟處當無意外之虞侍黨上犯之賊唐鎮王道敗之於歙南席軍敗之於婺東另股由昌化入江聞韓軍敗之於玉山本非凶悍難破之寇惟計窮求食義不反顧雖屢敗而內竄如故比已至鉛山之湖坊非由上清宮以趨撫建卽假道於閩而仍窺江西有孔卽入防不勝防良用焦慮減賦一事自應以劉方伯爲主必求蘇松太與常鎮不甚歧異此萬不能之勢人心難壓今日求與常鎮輕則相等浸假而求與更輕之楚則相等矣浸假而求與尤輕

之蜀則相等矣不如墨守部議蘇松太三分減一常鎮十分減一庶得事理之平而息紛紜之議惟松岩欲將輕則重則之鄉通融核減鄙意亦以爲不可卽常鎮欲於京漕之外議及錢糧亦似可以不必不如專認定三分減一十分減一二語徧張曉諭婦孺皆知庶大小戶一律減則書吏不得高下其手若求之過深議論過多則弊端叢出矣

覆毛制軍

惠書敬悉粵東艱窘如此誠非初意所及公與筠帥適當其敝天若設此盤錯以試利器省會兩帥三司皆賢人君子當無不轉之事機也金陵於正月杪合圍僅剩元武湖一段無營扼剿

然隔水甚寬米糧不能運入城賊亦難衝出大致可期得手惟官軍不滿五萬圍偪數倍之眾譬之黃河合龍之際亦有洪溜走掃之虞滬軍東攻嘉興西圍常州又以其餘力進勦宜興溧陽次第克復大有裨於金陵之師惟侍逆之黨上竄江西蔓延廣玉撫建雖非凶悍之寇然避城池而不攻避官兵而不戰已近流賊行徑將來兩廣兩湖恐難免於蹂躪辦竊號之賊與辦無賴之賊方略不同鄙人苦思未得要領老兄何以策之南粵之事極所不忘然進言自有時會古人謂蕭相薦淮陰或累年而不通苟達變而識次猶開流而納泉閱世已久動致聲身不能不慎也

覆沈中丞

撫建之賊得席韓劉楊四軍建昌城外之捷當不致多擾腹地
惟慮其奔竄廣昌內可吉贛外可閩省終成不了之局苟能停
畱戀戰俾席韓四軍再得痛打幾仗前股解散過半然後併力
以禦後股則三省之公幸也廣德之賊米糧久竭退遁湖州倣
處亦以無米可運不能分守廣德春霆一軍已檄令進攻丹陽
句容如能得手當令駐守句容專備金陵克城時大股衝出之
賊但求洪酋忠逆不能挾眾上犯則侍堵諸黨或稍易收拾耳
朱子欽一清澈骨條理精密方冀其於釐務大有補救遽爾淪
謝可勝感愴渠自以爲賢者所器賞銜感殊深官捐之不宜辦

第夙持此議數年以來朋僚多勸弟辦江西民捐者弟以既抽釐金不欲重困斯民近日之辦釐不善大拂民望非本意也官捐之外如節壽辦差火耗挪捐數者能爲州縣寬得一分則州縣之取民者亦自少一分火耗一項請由閣下核減定案節壽辦差二端究竟應否全裁抑尙有窒礙之處均請卓裁定奪見示攤捐一事處處與交代相牽涉元年奏豁之二百萬因交代各案未清致豁如未豁真虧者與無虧者同爲不潔之身全案不能覆奏完結弟意欲請道光咸豐年間交代數百案一律豁除免算敬乞賜示并乞將攤捐案由尊處主稿見示於一二月內會銜覆奏至懇至懇

覆陳季牧

接奉惠書久稽裁復深以爲歉軍事大致極爲得手蘇杭兩會垣次第克復除湖常二都金壇丹陽句容數縣外幾於一律肅清惟舍弟攻倡金陵將近兩載雖經四面合圍而城賊并不懼亦無糧盡確耗城大百餘里該逆新種麥禾青黃彌望竟不知何日始能了此一段沅弟以五萬之眾圍困數倍之賊并無它帥分統如昔年和張各營南北軍之例譬如黃河合龍之際亦無洪溜走掃之虞力小任重深用惴惴所幸苗逆伏誅李世忠亦盡撤所部將城池釐卡退出歸官釋兵赴任江淮之間當無他變國藩身體倘適賤眷於去歲秋杪來皖袁羅兩壻同來

聞松生將於闔下挈眷東來吾兩家皆寒士素風每與眷屬輩道及始終不脫清苦風味方爲可貴習俗移人衙署尤甚不知能久不漸染否

覆李竹屋

弟近日身體託庇輒適合家大小平安足慰垂注公事日繁忙冗異常并無靜攝之時入世已深居位過高中宵默念但覺世味日多天機日淺若不蚤謀引退將來鬪智競力日入於俗吏功利之途而不自覺倘託皇上威福金陵幸克決計與舍弟先後引退縱有寇賊餘氛亦不能瞻顧徘徊畫蛇著足又添計多葛藤也

覆左制軍

得杭省克復捷報伏承勲福并隆爲頌鮑春霆攻克句容而東
壩僅畱洪容海三營守之萬不可恃頃飛檄調其派宋國永帶
三四營防守東壩不知來得及否貴部旣得杭城計必以全力
圍攻湖州湖賊不能抗踞則上竄徽郡江西旁竄甯郡東壩皆
意中之事敝處各統領除劉松山差強人意外竟乏可恃之將
金逸亭雖未深知亦恐言過於行金陵搜獲僞文毫無恇懼之
意專望援賊一到內外夾攻以圖解圍其氣尙壯克復竟無期
矣李世忠雖允遣撤所部而意存觀望尙眷戀五河巢穴其財
貨積聚該處其勇丁之名散而實不散者亦未必不思藏匿該

處將來恐非用兵不能了局南豐新城之賊盤踞如故殆亦非江席韓劉所能了幼丹截畱江西釐金敝處抗疏爭之以此間需餉之迫實有不能不爭之勢然使皖浙賊股續行上竄敕處不能撥兵援江則又食江釐而滋愧也湖州果克尊處或可派兵援江則既保後路兼顧吾湘而鄙人亦暗受其惠矣

覆郭筠仙中丞

蘇杭克後左軍又克德清武康石門等城李軍又克嘉興宜興荆溪溧陽等城鮑軍亦克句容金壇二城事機不爲不順惟金陵逆首堅忍異常城中本無糧盡確信又新種麥禾繞郭如雲足以自活殆無了期而浙賊數十萬已由徽州悉竄江西歛休

祁夥四城岌岌難保江西亦蹂躪將徧又適值釐金爭訟兩院不和之時又值下游喫緊敝處無兵可撥援江西之際江西官紳士商向之謳歌幼丹而怨訐鄙人者今且日熾而不知所屆事會相薄變化乘除吾嘗舉功業之成敗名譽之優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運氣一囊之中久而彌自信其說之不可易也然吾輩自盡之道則當與彼賭乾坤於俄頃校殿最於錙銖終不令囊獨勝而吾獨敗近來體察物情大抵以鄙人用事太久兵柄過重利權過廣遠者震驚近者疑忌揆之消息盈虛之常卽合藏熱收聲引嫌謝事擬於近日毅然行之未審遂如人願否羣賊旣集江西則兩湖閩粵亦皆不得安枕到江西後未必

歸併一路廣東僅有凱章一軍自難應敵然賊未近而遽號召數萬不特無將無餉抑亦無此辦法計惟先講省垣城守事宜而令凱軍北防南韶一帶粗爲之備而已李世忠事至今尚未了結廣東官紳中近羅得賢者幾人寄帥兩案已否完結偕邸已由皖赴豫義渠自此回籍矣

覆左宮保

連接惠書敬悉一切自杭竄徽之賊初亦未必遽敢猖獗毛軍甫一交手輒自敗潰回郡由是賊燄頓熾於屯溪尚溪龍灣等處恣意進退如入無人之境逮楊村之戰則侍堵等酋實在焉宜其大挫賊本無意於徽休諸城并未猛攻當可倖全惟詒患

江西其禍方長計杭湖嘉餘德武之賊合之南豐全股已不下三十餘萬而宜深壇句楊舍江陰之敗賊亦將陸續由徽入江觀其號令不一心志不齊較之九年石逆竄江之時遠不能逮而人數之多殆將過之鄙意欲逐賊至廣東俾三江兩湖之眾不願隨往庶粵匪終有窮時計惟嚴防贛江以西不令闌入瑞臨袁吉姑委撫建甯都一路除郡城外都不置守暫任蹂躪俟春霆自饒而南黃少春自廣而南克菴自袁而東鈴峯自吉而東併力驅之向粵得三數猛仗之後則三江兩湖之賊散者必多免致紛竄贛江以西擾及湘鄂愈形棘手頃已備咨奉商沈帥暨尊處如以爲可則此後調度不至兩歧伏候卓裁示復自

漢中東下之賊本四眼狗百戰悍黨一從潁州竄出未經小創
裹脅日多又勾合羣捻號三十萬由襄樊下竄圖援金陵長江
固難飛渡而皖北節節空虛可以直犯浦六滁揚裏下河江淮
禍患未知所屆以公擇將之精治軍之整而猶自謙曰強弩之
末然則敝處之虛枵浮脆擁空號而乏實際者能不廢然悟而
浩然嘆乎金陵城賊似有難於逸出之理然無糧盡確耗其精
力尙沛然未遂枯竭可爲長慮邵位西懿辰之世兄順年歸寧
父骨會否進謁敬求照拂羅淡村之世兄忠祐境況甚窘能否
在浙中于一差遣此閒苦無位置且紳士亦難爲入官地也并
此奉懇

致李宮保

金陵城賊並無糧盡確耗似非旦夕可了而餉絀異常爲近數年所未見霆營尤有立見譁變之虞有周綱堂者在霆營當差寄書湖北糧臺言我待霆營獨薄決裂卽在目前實則霆營今年發餉不滿五成舍弟營不滿三成國藩并未敢厚他營而薄霆營也今霆軍不平如此恐其遽生變故是不止厝火積薪業已火然及眉矣特委陳虎臣赴滬迎提總理衙門奏撥之二十萬并洋銀一萬六千餘元務望速飭全解以九萬與霆軍以十一萬并洋銀與沅軍能保四五月無變或可歲金陵一簣之功此外江海關欠撥之五萬輪船回國經費應找之二十四萬均

求設法趕解敝處感禱無已自台從東下握別以後此閒選將
整軍用人治財都乏實際虛枵之象日甚一日長江三千里幾
無一船不張鄙人之旗幟外閒疑敝處兵權過重利權過大蓋
謂四省釐金絡繹輸送各處兵將一呼百諾其相疑良非無因
而兵弱餉絀之實情乃無一人得知擬卽日將辦理竭蹶之概
一一上疏直陳請將 欽篆督篆次第交出而鄙人亦不敢置
身事外但僅統兵萬餘專辦一路如昔八九等年規模或可免
於大戾適有肝風之疾請假調理附告一二

致毛寄雲制軍

弟年來不自量度所添募新營過多人數至十一萬而長夫尙

不在內前此舍弟增募時弟力止之舍弟以爲洪逆堅悍異常
雖各省一律肅清而金陵老巢非苦圍苦攻不能得手於是兩
花臺圍師增至五萬有奇雖較之和張昔年尙少二萬然頓兵
堅城氣不能舉其體百道環攻而無如之何餉項遂因之大絀
今蘇浙各城皆已得手金陵孤城終有蕝事之望然外間頗有
譏其曠日持久者舍弟因此鬱鬱以一人而統九十餘里之圍
師困數十萬之悍賊勞苦本非人所能堪加之憂讒畏譏鬱抑
過久常恐肝疾日深難於調理故國藩每作書寬慰之閣下與
筠帥篤愛舍弟相知最深聊述一二以答遠懷弟亦心血過虧
大懼顛覆詒羞知好但思引身謝事少減誓尤兩接戶部覆奏

之疏皆疑弟廣攬利權詞意頗相煎迫自古握兵柄而兼竊利權者無不凶於而國害於而家弟雖至愚豈不知遠權避謗之道惟舍弟引退之志更急於鄙人此中先後之序尙須妥商局勢過大經手頭緒太多未知何日始得脫卸無痕耳

覆李宮保

頃讀大咨知常州克復全股勦滅奇功偉烈不獨當世無雙卽古人亦罕倫比自閣下入滬屢瀕危險皆躬率諸將決戰出死入生得保全於呼吸之頃數役之後賊萃各路悍黨專與尊處爲仇故皖浙金陵諸軍皆得少省氣力尊處出奇制勝如塞洪水如捕惡蛇始終無一隙之暇無一著之懈不特全吳生靈出水

水火而登枉席卽東南大局胥藉餘威以臻底定壯哉儒生事
業近古未嘗有也金陵洪李諸酋堅韌如故援盡而糧未絕不
知何日始了此一段舍弟憂灼異常敝處屢書寬譬囑其稍耐
而慎圖之尊處兵力計已沛然有餘敬求撥四千人守東壩三
千人守句容騰出鮑軍上援江西至要至感抑或富部仍須北
渡丹陽亦須貴軍分守又或諭旨飭公親赴金陵會勦或遮
截洪賊竄路均不可知統候裁奪惟東壩句容二處則求迅速
派兵替防并求飭籌銀九萬兩解交鮑軍以爲援江途費總理
衙門餉五十萬兩據應觀察稟有三十三萬可靠其餘十七萬
尙不可知敬求大力將此三十三萬星速催解仍懇將去歲訂

定之月餉四萬源源批解若能度此三月不致譁潰則感惠大矣幼丹中丞與敝處私交已絕自問數年以來未嘗挾權市德稍有觸犯此心可質鬼神閣下不與左帥爭意氣遠近欽企此閒意氣孰盛則壹聽公論耳

覆郭意城

竄江之賊第一起爲僞陪王等係溧陽敗出者溧陽本侍逆巢穴故陪王亦侍黨也第二起爲陳炳文汪海洋等杭州敗出爲多而武康德清石門等股亦附陳汪以行輜重最多旗幟最鮮第三起爲僞侍王由湖州逸出者第四起爲江陰楊舍之敗賊常州城外之壘賊與夫金壇句容克後之賊頃於十二三四等

日唐桂生與金毛輩在休黟屢獲勝仗擊散一股未知定何會也常州克復頭目及粵逆駢誅無漏網者餘亦投誠遣散不置餘毒丹陽克復逸出之賊甚多是將爲第五起而湖州之賊將爲第六起皆當由徽入江人數實已不少所幸不甚凶悍號令不一心志不齊沿途擄糧多飢少飽紛紛逃散不敢言戰此機勢之最可喜者而倣處各軍江西各軍絕少良將勁旅無一人能制此散漫之賊左部差勝亦多新集之卒此又時局之最可慮者現調春霆馬步萬六千人上援江西少荃已派兵接防東壩句容霆軍途費九萬金亦將次第解到十日內必可成行五月當可到江屆時賊若未渡贛江以西則全局穩固矣

覆毛寄雲制軍

接到賜緘猥以賤恙上勞垂廬弟病在心肝兩家血虧非鍵戶
靜坐謝棄萬緣不能調攝世變方殷安得如許暇日抽此閒身
獨爲幸民而不知者又擬專爲與時賢齟齬引疾於此而激撼
於彼是尤爲有識所笑頃已具疏銷假力疾視事究之精銷力
疲多臥而少行立書牘如山動多廢閣實已不復堪此巨任矣
金陵首逆頑抗如故本無糧盡確耗城中麥熟又足苟延數月
舍弟焦勞致疾內病肝脾外發溼毒餉項奇絀時時有饑潰之
虞 寄諭疊次催促頃奏請少泉中丞前來會勦另牘咨達冰
案粵東窮窘至此實非意想所及然秕政汙俗漸潰日久而必

使善者承其災高天藐藐誠非人世所能推測如天理忠迪之
常猶可憑依則閣下與筠帥之竭力維持當自有化險爲夷噓
枯回生之一日目下江西羣賊 朝命派楊厚菴制軍督辦敝
處派鮑周金三軍援剿既以全力保江而卽以保鄂之南境湘
之東境驅賊入閩入粵本屬意中之事然楊鮑既可援江援湘
亦卽可以援粵且視寇氛所至事變所遷再行籌商秦中髮捻
入鄂已成流賊行徑官相劾去鄭公雖上下同爲一快然鄂軍
枵僞日甚斷非一時所能挽回兵愈多而餉愈絀江湘皖吳秦
豫皆視鄂之安危以爲安危鄙人隱憂惟此爲最大耳文孫殤
亡自是情懷難遣然弟亦并未抱孫而年來骨肉哀感之事層

見迭出以精力隕乏亦遂強自排釋漠然若託於莊周劉伶之徒者願閣下無過鬱鬱至禱至禱

覆彭杏南

沅弟病勢大愈欣慰之至惟金陵一日未克沅猶鬱鬱望表弟多方勸慰俾沅弟懷抱開豁心氣和平竟此一簣之功余昔年岳州之敗萬眾奔回長沙九江之敗親身走赴江西其可恥孰甚沅弟生平并未敗挫不過此次成功稍遲初非恥辱之事丈夫可屈可伸何必過於焦憤望表弟與諸君子互相勸解交相儆戒至幸至幸現雖請李中丞前來會剿開花礮果否得力尙未敢必其內圍城賊外禦援賊及嚴斷接濟三事全仗閣下與

諸君竭力經營不可恃有人來助稍涉懈怠卽無人來助亦必有糧盡肉變瓜熟蒂落之一日始終敬慎圖之而已

覆金可亭

來示多箴規之辭感激無已年來忝竊高位飽聆警言雖同年至親如寄雲筠仙輩亦但有贊美而無鍼砭可爲悚惶惟自知之明尙未盡泯不敢因倖獲之戰功倘來之虛名遂自忘其鄙陋此差可爲故人告者然轄境太廣統軍太多責任太重才力太絀正不知以何日顛蹶以何事取戾萬一金陵克復擬卽引退避賢者路非愛惜微名而求自全也竇自度精神不復堪此繁劇也記閣下曾言黃陂人心未平亂端未已非可遽謀安居

今年珂鄉蹂躪特甚先見之明洞若觀火而鄖郡亦凋殘幾徧不知瀛眷果擇避何所豫省究可久居否鄂中兵事散漫似難遽就整飭是尤數省安危所係也思之悵然

覆郭筠仙中丞

金陵洪李諸酋頑抗如故舍弟焦憤異常江西之賊侍逆盤踞於宜崇南豐康聽諸逆蔓延於谿金東鄉一帶厚菴率鮑軍入江由瑞州臨江進兵先保贛江以西兼顧鄂之南境湘之東境以理卜之江西當可速靖然使堅踞數城曠日不下則雖精兵雲集亦無如何鮑部昔攻休甯青陽蓋亦頓兵數月雖能舉之又難以臆計也鄂賊徘徊於孝感黃麻皖北空虛處處可慮幸

僧耶將至三河尖陳國瑞一軍將至正陽關均係老於勦擒之
營而鬘逆四眼狗之黨又紛紛相率投誠或不至長驅東下承
示別紙所詢此古今難判昏曉之事鄙人半生與世齟齬所爭
大率在是蓋大非易辨似是之非難辨竊謂居高位者以知人
曉事二者爲職知人誠不易學曉事則可以閱歷黽勉得之曉
事則無論同已異已均可徐徐開悟以冀和衷不曉事則挾私
固謬秉公亦謬小人固謬君子亦謬鄉原固謬狂狷亦謬重以
不知人則終古相背而馳決非和協之理故恆言皆以分別君
子小人爲要而鄙論則謂天下無一成不變之君子無一成不
變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曉事則爲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曉事

卽爲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則爲君子卯刻偏私晦曖卽爲小人
故羣譽羣毀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不敢附和閣下之於某
公亦不隨曹好爲推移得毋有類於此乎